

# Fe/Cu 金属周期磁性超晶格的结构<sup>①</sup>

文先哲

(中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, 长沙 410083)

**摘要** 利用磁控溅射技术制备了 Fe/Cu 一维金属周期磁性超晶格, X 射线衍射证实了 Fe/Cu 超晶格金属磁性薄膜具有择优取向, 小角度衍射峰的出现标志磁性超晶格调制结构的存在, 计算了它的调制波长与衍射峰的位置, 与实验结果相符。

**关键词** 磁控溅射 周期磁性超晶格 调制结构 调制波长 卫星峰

近几年来, 随着薄膜制备技术的大力发  
展, 金属磁性超晶格的研究, 逐渐引起人们愈  
来愈多的关注<sup>[1]</sup>。

在实验上一般采用蒸发, 溅射或分子束外  
延等技术制备金属磁性超晶格, 利用这些方法  
将两种不同的组份交替沉积到基片上, 从而沿  
生长方向(即基片的法向)形成一个一维周期性  
结构(如图 1 所示), 其周期长度  $\lambda$  等于两种组  
分的厚度之和(即  $\lambda = d_1 + d_2$ )。

早期超晶格概念是必须具有尖锐的界面和  
长程的共格结构, 但随着研究的发展, 已将超  
晶格的概念扩展了, 只要在垂直膜面方向上  
具有周期性的金属多层膜系统都称为金属超晶

格<sup>[2]</sup>, 图 2 显示了两种组分互溶情况不同的两  
种超晶格结构, 随着世界工业现代化的进展,  
材料科学的发展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,  
而人工制备新材料的研究对开发新一代材料有  
着广阔的前景, 它们已经在诸如电信(激光器,  
微波器件等)和短波光学(中子单色器和 X 射  
线反射镜等)各种领域里得到应用, 最近的工作  
已经表明<sup>[3]</sup>, 超性超晶格具有许多潜在的实  
用特性(大的矫顽磁力和各向异性), 能够用它  
作计算机快速存储元件, 其它一个稳态到另一  
个稳态的开关时间较铁氧体缩短了 100 倍, 因  
而开辟了用薄膜代替铁氧体心的可能性, 当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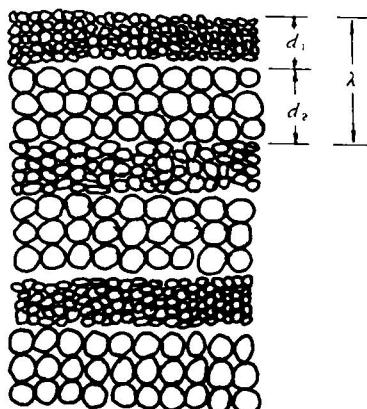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 超晶格的原子排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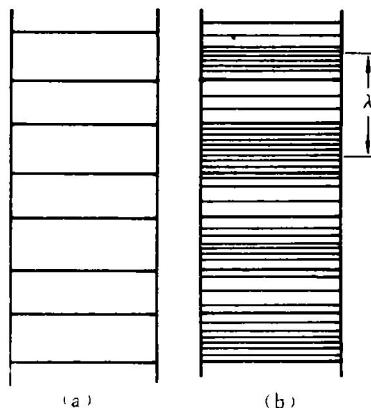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2 两种组分互溶的情况

(a) — 锐界面; (b) — 组份调制结构

① 中科院物理所磁学开放实验室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: 1993—10—30

的主要任务在于改进磁性超晶格的结构质量(晶粒大小、界面锐度和稳定性等等)及提高其各项磁学性能,这涉及到溅射工艺的研究和磁性超晶格组元的选择等等,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,目前还有待解决。

## 1 实验方法

本研究采用国产 JCK-500A 磁控溅射仪进行样品制备,其装置示意如图 3 所示。

样品的衬底为云母片,按照样品调制波长的要求,确定 Cu 和 Fe 靶的溅射功率,在功率不变的情况下,调节样品架的转速以控制溅射层厚,不同转速下溅射功率与每转一周沉积厚度的关系,曲线已经事先绘制,制备样品时,先抽真空,使真空室的真空度低于  $1.07 \times 10^{-3}$  Pa,然后充高纯氩至 1Pa,让挡板挡住靶面,开启电源柜,启动直流电机使样品旋转并稳定在要求的转速上,调节电压、电流至所要求的功率上,启辉后先对靶进行预溅射 10~20 min,以清除靶面脏物和减小活性气体分压,然后打开挡板进行正式溅射,表 1 列出了我们所

制 Fe/Cu 一维周期金属磁性超晶格样品的制备条件。

表 1 Fe/Cu 一维周期金属磁性超晶格  
样品的制备条件

Fe 层 厚度 /Å	Cu 层 厚度 /Å	真空度 /Pa	样品架 旋转 周期/s	Fe 靶		Cu 靶	
				电压 /V	电流 /A	电压 /V	电流 /A
20	40	$1.07 \times 10^{-3}$	10	283	1.09	278	0.50

## 2 实验结果与分析

### 2.1 一维周期金属超晶格结构的简单理论

由于组成超晶格的两种材料的晶格常数和散射因子都存在差异,这样原子面间距(晶格常数)在垂直膜面的方向上形成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,同时,原子散射因子也相应地存在周期性变化,这种变化周期即为调制波长。

根据文献<sup>[4]</sup>,将原子散射因子和晶面间距的变化写为正弦函数或余弦函数的形式:

$$\begin{aligned} X_n &= na + \Delta X_n \\ &= na + \frac{\epsilon\lambda}{2\pi} \sin 2\pi \frac{na}{\lambda} \end{aligned} \quad (1)$$

$$\begin{aligned} f_n &= \bar{f} + \Delta f_n \\ &= \bar{f}(1 - g \cos 2\pi \frac{na}{\lambda}) \end{aligned} \quad (2)$$

式中  $a$  为 A、B 两种材料的平均原子晶面间距,  $a = \frac{1}{2}(a_A + a_B)$ ;

$\epsilon$  为应变幅,它标志晶格畸变的大小,

$$\epsilon = |a - a_{A, B}|;$$

$\lambda$  为调制波长;

$\bar{f}$  为平均原子散射因子,

$$\bar{f} = C_A f_A + C_B f_B \quad (\text{其中 } C \text{ 为化学成分比});$$

$g = \frac{f_A - f_B}{\bar{f}}$ , 是表征两种元素原子散射因子差别的量;

$x_n, f_n$  分别为第  $n$  层晶面的原子面坐标和相应的原子散射因子。

对于一给定的调制薄膜,它的 X 射线衍射振幅  $F(S)$  为

$$F(S) = \sum_n f_n \exp(-2\pi i s x_n) \quad (3)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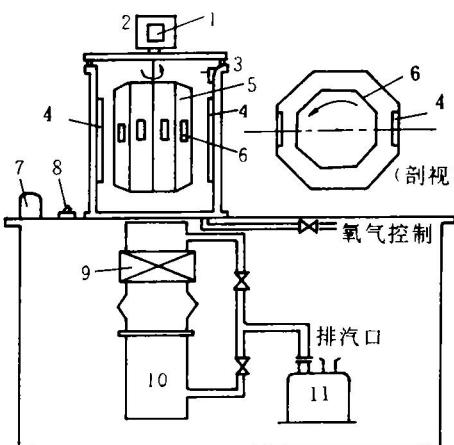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3 JCK-500A 磁控溅射仪示意图

1—样品架的数字指示器; 2—旋转马达; 3—烘烤电阻丝; 4—靶阴极; 5—样品架; 6—衬底基片; 7—可变电阻器; 8—速度选择开关; 9—扩散泵冷却水装置; 10—扩散泵; 11—机械泵

$$\text{式中 } s = \frac{4\pi}{\lambda x} \sin \theta$$

$\vec{s}$  为衍射矢量, 其方向垂直于膜面,  $\theta$  为衍射角。 $\lambda_x$  为 X 射线的波长。

将(1)和(2)式代入上式得到:

$$F(S) = F^B + F^+ + F^-$$

$$\text{其中 } F^B = \sum_n \vec{f} \exp(-2\pi \sin \alpha)$$

$$F^+ = - \sum_n \left( \frac{\vec{f}_g}{2} + \frac{s\epsilon\lambda}{2} \vec{f} \right)$$

$$\times \exp[-2\pi i] (s - \frac{1}{\lambda}) na \quad (4)$$

$$F^- = - \sum_n \left( \frac{\vec{f}_g}{2} - \frac{s\epsilon\lambda}{2} \vec{f} \right)$$

$$\times \exp[-2\pi i] (s + \frac{1}{\lambda}) na \quad (4)$$

由上可知, 衍射振幅  $F$  由三项组成, 它们分别表示三个相应的峰: Bragg 主峰及一对对称的卫星峰, 位置分别为

$$\text{Bragg 主峰: } S^B = \frac{h}{a} = \frac{2 \sin \theta^B}{\lambda x}$$

$$\text{正卫星主峰: } S^+ = \frac{h}{a} + \frac{1}{\lambda} = \frac{2 \sin \theta^+}{\lambda x} \quad (5)$$

$$\text{负卫星主峰: } S^- = \frac{h}{a} - \frac{1}{\lambda} = \frac{2 \sin \theta^-}{\lambda x}$$

其中  $h$  为衍射级数, 其它量的物理含意如前所述。由上面讨论可知, 组分调制的存在, 使得 Bragg 主峰的两边各有一个弱的卫星峰, 如果调制膜各原子平面排列整齐, 是结构比较理想的尖锐调制, 则会出现更多对高级卫星峰, 由(5)式可知, 调制波长可由公式

$$\lambda = \frac{\lambda x}{2} \frac{1}{|\sin \theta_i - \sin \theta_j|} \quad (6)$$

确定, 式中  $\theta_i, \theta_j$  表示两个相邻衍射峰的峰位, 如果  $h = 0$ , 则由(6)式可得

$$\lambda = \frac{\lambda x}{2} \frac{1}{\sin \theta_n} \quad (7)$$

$\theta_n$  就是小角区的衍射峰位, 由(7)式可以确定调制波长。小角区衍射峰的出现, 是调制结构的另一特征表现, 从小角区衍射可以观察到多级衍射峰, 从 Bragg 公式出发, 考虑衍射级数, 公式(7)可改写为

$$\lambda = \frac{h \lambda}{2 \sin \theta_n} \quad (8)$$

## 2.2 Fe/Cu 周期金属超晶格的结构分析

本研究制备的周期金属超晶格为  $\text{Fe}(20 \text{ \AA})/\text{Cu}(40 \text{ \AA})$ , 调制波长  $\lambda = d_1 + d_2 = 60 \text{ \AA}$ , 采用  $\text{CuK}\alpha$  作 X 射线入射波, 波长为  $\lambda_x = 1.5418 \text{ \AA}$ 。

为了检测样品的超晶格周期性, 本研究做了低角度 X 射线衍射测量, 扫描范围为  $2^\circ \sim 6^\circ$ , 衍射图如图4所示。由图可见到一个小角度衍射峰,  $2\theta = 2.9^\circ$ , 依据期望的调制波长值  $\lambda = 60 \text{ \AA}$ , 由(8)式计算可得一级小角衍射峰峰位应该在  $2\theta = 1.48^\circ$  处, 但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, 我们仅获得  $2^\circ$  以上的衍射信息, 因此我们在衍射图上得到的是二级小角衍射峰(见图4)。根据这个峰值可以由(8)式计算出调制波长为  $60.9 \text{ \AA}$ , 这与由沉积速率估计的期望值  $\lambda = 60 \text{ \AA}$  比较相符, 相对误差仅为 1.5%。小角衍射峰的出现, 证实样品中超晶格调制结构的存在。高角度 X 射线衍射反映了样品层内的结晶状态, 由图5可见, 只有一个衍射主峰, 并且峰宽较宽, 其位置位于  $\text{Cu}(111)$  面和  $\text{Fe}(110)$  面发生衍射峰的角度之间, 同时在主峰两侧各有一个较弱的卫星峰, 图中主峰  $2\theta = 43.5^\circ$ , 卫星峰  $2\theta^+ = 45.2^\circ$ ,  $2\theta^- = 41.8^\circ$ 。表2列出了 Fe 和 Cu 的点阵结构和参数, 由于  $\text{Fe}(110)$  和  $\text{Cu}(111)$  面的原子晶面间距非常接近, 所以 X 射线衍射峰值难以区分, 只得到一个衍射主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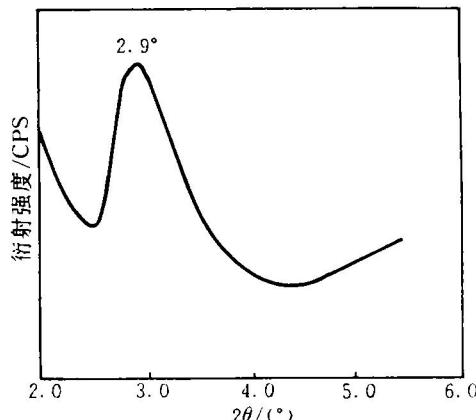


图4  $\text{Fe}(20 \text{ \AA})/\text{Cu}(40 \text{ \AA})$  周期金属超晶格小角衍射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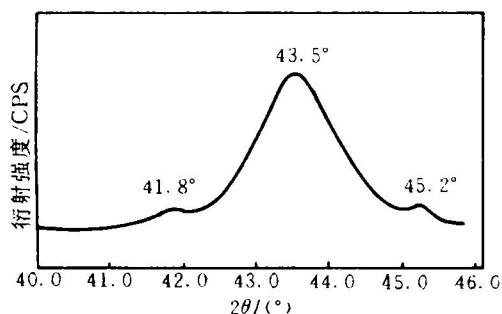


图5 Fe(20 Å)/Cu(40 Å)周期金属超晶格

## 大角度衍射图

用 Bragg 公式得到平行于膜面的原子间距  $d = 2.080$  (Å), 再用立方系晶面间距公式得到在超晶格中 Fe 和 Cu 的晶格常数:

$$a_{\text{Fe}} = 2.94 \text{ (Å)}$$

$$a_{\text{Cu}} = 3.60 \text{ (Å)}$$

与表2中两材料的晶格常数相比, Fe 的晶格常数变大, Cu 的晶格常数变小, 证实了形变的存在。

表2 Fe 和 Cu 的点阵结构及参数

材料	Fe	Cu
点阵结构	bcc	fcc
晶格常数 / Å	$a = 2.87$	$a = 3.62$
最密面间距 / Å	$d_{(110)} = 2.03$	$d_{(111)} = 2.09$
Bragg 主峰 峰位 / °C	$2\theta_0 = 44.7^\circ$	$2\theta_0 = 43.3^\circ$

以上结果表明, Fe(20 Å)/Cu(40 Å)超晶格中, Fe 层和 Cu 层分别以(110)面和(111)面生长, 具有择优取向, 而且 Fe 和 Cu 晶格常数有所改变, 这是由于两种材料的晶格不匹配所造成。

衍射主峰两侧一级卫星峰的出现也证实了超晶格结构的存在, 由主峰和卫星峰的峰位, 亦可确定调制波长  $\lambda = 56.1$  Å, 与预期的估计值相符, 相对误差为 6.5%, 调制波长的误差主要来源于样品制备过程中, 氩气压, 溅射功率以及衬底转速不够稳定, 造成沉积层厚不稳定致使超晶格周期有所波动, 另外衬底不平坦对样品超晶格周期影响很大。

## 3 结论

用磁控溅射法, 制备了 Fe/Cu 一维周期金属磁性超晶格样品, 通过 X 射线衍射进行了结构研究, 得到了如下结论:

(1) Fe/Cu 金属磁性超晶格的生长具有择优取向, Fe 和 Cu 分别从 bcc(110) 面和 fcc(111) 面生长, 并且在各层内存在晶格畸变。

(2) 卫星峰和小角衍射峰是金属磁性超晶格的特征反映, 从它们的峰位可以测定周期金属磁性超晶格的调制波长。

(3) 周期金属磁性超晶格的卫星峰是出现在衍射主峰两侧的对称位置, 强度与主峰不等的衍射峰, 峰位的计算值与实际结果相符。

## 参考文献

- 1 王 迅. 物理, 1987, 16(10): 597.
- 2 郑家琪. 物理通讯, 1982, (2): 17.
- 3 潘峰等. 物理, 1993, 22(9): 526.
- 4 Guinier A. X-ray Diffraction in Crystals Imperfect Crystals and Amorphous Bodies, San Francisco, Freeman, 1963, 279—282.